**论孤独**

**——《百年孤独》论文**

高一（３）班　黄悉然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荒漠穷秋，江去日沦，稀草沐沙，孤烟苍穹。自从文明伊始，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孤独的探索。从史前群居生活、茹毛饮血，到后来物质条件逐渐丰富、出现居住单位的分化，不得不说，文明的出现是孤独的必要条件。也因此，孤独将陪伴人类，走过我们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在《百年孤独》中，这孤独是一个家族的孤独。

布恩迪亚家族本身就是一盘散沙。它不存在任何温暖和信任、爱与感情，它存在是基于漠然和孤立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阻碍了交流，取代了陪伴，成就了孤独，酿造了悲剧。作为新娘，乌尔苏拉出于封建迷信，拒绝与丈夫同房共枕；面对何塞·阿尔卡蒂奥的突然出走，其父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满不在乎，甚至略表鼓励，不久便继续埋头冶金；雷纳塔·雷梅黛丝与马乌里肖·巴比伦一见钟情，幽会被母亲费尔南达发现后，禁足、保镖，甚至向无辜的巴比伦开枪、把怀孕的雷梅黛丝送往修道院……这个家族的发展，从拒绝，到淡然，致残忍，可见其分崩离析之必然。在最后关头，阿玛兰妲·乌尔苏拉与第六代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试图以乱伦之爱挽救毁灭命运，但注定毕竟是注定；劫数到时，飓风仍来。

有人说孤独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家徽。所有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厌恶着这个家，也都撑起了这个家；因此，布恩迪亚的所有人都试图反抗着孤独，挣扎、叫嚣；却又都依赖着孤独，悉心保养着自己与外界的隔膜，不让其有一丝一毫的漏洞。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让自己迷失在炼金中，不问世事，沉默寡言；奥雷里亚诺上校重蹈覆辙，沉溺于冶金之中；阿玛兰妲为自己的爱情失意险生乱伦，又为自己缝制寿衣，就在快要解脱生命与孤寂之时，却拆掉成品，从头再来，让自己陷于循环之苦；奥雷里亚诺·何塞为了逃离乱伦与单相思的痛楚，选择了参军，也同时选择了与酒色、寂寞的一份丧魂契约；何塞·阿尔卡蒂奥第二亲眼目睹大屠杀，却无能为力，无从博得信任，于是潜心研究手稿，紧闭门户；第六代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更是集大成者，从初生开始便从来不问世事，研究中世纪的学问，虽然他的孤独让他成为了手稿的破译者，但这也同时结束了布恩迪亚家族这一人间炼狱。孤独的羁绊牵引着每一个家族成员走向未来，走近死亡。他们想逃脱，又想沦陷，做着毫无功用的西绪福斯式的劳作、苦力。既然没有进步和变化，那么马孔多就在原地踏步。于是它从无到有，又赫然归于无。

这孤独是一个民族的孤独。

马尔克斯曾在一次采访中说：“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，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。至今，在我们中间，还有着健忘症。只要时过境迁，谁也不会清楚地记得香蕉工人横遭屠杀的惨案，谁也不会再想起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。”这是一个民族的愤懑，是拉丁美洲人民的百年孤独。“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，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，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。”这是马尔克斯的真挚希望——对他的民族不再被孤立、排斥的希望。

玛雅、墨西哥、印加文明曾先后在拉丁美洲达到繁荣昌盛、国泰民安的鼎盛局面。然而，15世纪末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改变了一切。拉美开始生活在欧洲殖民统治的阴影下，逐渐与世隔绝，发展落后，被世界历史进程所排斥。不久后，英、法、荷兰也加入到殖民的队伍中，更是减慢了拉美地区发展的速度。孤独，在真实的血淋淋的历史面前，已然司空见惯。

布恩迪亚家族便是这历史的一个缩影。它经历了乡村生活，经历了战争与革命，经历了殖民后西方思潮的洗礼，经历了动荡后绝望灭失的苦痛。“奥雷里亚诺上校发动了三十二次武装起义，三十二次都遭到了失败。他跟十六个女人生了十七个儿子，这些儿子在一个晚上接二连三被杀死了，其中最大的还不满三十五岁。他自己遭到过十四次暗杀、七十二次埋伏和一次枪决，但都幸免于难。”何塞·阿尔卡蒂奥第二领导罢工遭武装镇压，亲眼目睹香蕉公司屠杀工人，让尸体石沉大海，在电台中声明这些工人调转他处；而没有人相信他的言论。这些昔日的英雄们，挑战着拉美民族的孤独，但却一再失败，以致丧失信仰；待到革命终于沉寂，他们也一样向孤独低头，沦于寂寞之中了。奥雷里亚诺上校晚年远离尘嚣，躲入小屋，度日如年；何塞·阿尔卡蒂奥第二则恐惧而失望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潜心研究那羊皮手稿，再也没有出来过。这是历史对一个民族的荼毒，也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孤独。

实际上，《百年孤独》的创作背景便是拉美动乱。1830年至19世纪末，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，数十万人丧生于此。孤独，是思想的狭隘，是发展的阻力，是战争之源，是民族之悲。

这孤独是全人类的孤独。

文明之始，便是孤独之端。而文明，则是一种认清自己的方式。当我们将自己置于一个有组织性的社会时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会更加深刻和清楚。文明愈是发达，我们愈是对自己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知，也愈是孤独。

一切文明都经历过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。在远古时代，母系权力基于生育的需要；而在近古时代，父系权力应生理、社会功能而生。母系权力的特征在于维持聚落稳定和平，而父系权力则促使人们去探索，以及因从探索发生而来的领地意识而征战，也于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。

实际上，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·伊瓜兰就仿佛“亚当和夏娃”。他们建立马孔多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个“创世记”，只不过是跳过了母系社会而已。在这个“微型世界”里，何塞·阿尔卡蒂奥·布恩迪亚作为父性代表，有着推动历史发展的显著作用，随之而来的也有追名逐利、暴力征战、性欲等弊病。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之后，剩下的则是沉浸于幻欲、不分于虚实的颓唐无用。而乌尔苏拉·伊瓜兰作为母性代表，则发挥了稳定家族的功用。她协助丈夫成立家园，教导暴戾的孙子，为桎梏中的儿子递去手枪，痛骂奥雷里亚诺上校，起到了稳定家族的作用，在父系统治失效时建立新的母系秩序，并试图抹除父系统治的弊病——放纵生理欲望，崇尚暴力战争，沉于颓唐荒废。但是，母系秩序的弊病在于，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发展。可以说，在马孔多，男性既是历史的缔造者，也是历史的破坏者，而女性是历史的维护者。

而在真实历史中，任何一个聚落基本上都比马孔多广大很多，所以基本不存在父系统治失效、需要母系秩序临时接替的情况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历史每前进一步，就声明了一代人终身注定的孤独。父性者孤独于虚幻与无谓，母性者孤独于繁忙和充实。人类文明永远伴随着命中注定的孤独。而这，也就说明对自己有了更清楚的认知。听老人言，无非是因为老人捱过更多寂寞，懂得更多人情世故罢了。

布恩迪亚家族捱过的寂寞，可以说比所谓长者吃过的盐都多，自然更比我们吃的米饭多。正是孤独，促使着何塞·阿尔卡蒂奥第二和第六代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相继沉溺于对羊皮纸手稿的破译。这也象征着孤独促进认知与智慧——独处可以提升我们的思维效率。但我们没有人能够破解上书自己命运的那张羊皮纸；然而，第六代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做到了；可当他做到之时，马孔多也就不复存在，归于飓风，烟消云散。虽然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，但也在暗示着人类，一旦彻底看破红尘，一切也就随之瓦解。生命本就基于愚昧，当你我拥有了全部真理，人类也将不复拥有。

孤独让我们接近真理，也使我们濒临毁灭。当我们把西绪福斯的巨石推上山巅，到来的唯有审判，而非重生。